

尊敬的清公老和尚，尊敬的諸位法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的盛會稀有難逢，諸位都知道，學佛，講經的人還有，講戒律的人沒有了。我在早年在台中求學的時候，跟清老和尚同學，我們都是李老師的學生。我向老師請教，為什麼不講禮？為什麼不講戒？老師告訴我，沒人學，戒律聽到之後，覺得一身都不對勁，掉頭就去了，沒人聽。這話是真的不是假的，確實，喜歡佛經論裡頭的道理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太少太少了。

我在早年，那更早的時期，我學佛是學智慧，佛法裡戒定慧，我前面兩個都不要，我要學智慧，學大乘經論。誰教我？方東美教授。這個人大概你們都不知道，在我那個時候，年輕的時候，這是國際上聞名的一位哲學家。我們在台灣遇到，他跟我是同鄉，所以我親近他老人家，跟他學哲學，他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。學習不是在學校，我原本是想到學校去旁聽他的課程，我寫了封信給他，寫了一篇文章給他。他約我到他家裡見面，見面之後問我一些學經歷，我告訴他我只有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又遇到了國共戰爭，失學了。到台灣是一個人到台灣，舉目無親，沒有任何依靠，沒有背景，自己必須要找工作維持自己生活。喜歡讀書，聽到有這麼一個人，希望能跟他學。

我們見面的時候他告訴我，他說現代的學校（六十三年之前）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要到學校來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的。我等於說是被老師完全拒絕了，當然感到很沮喪，那一年我二十六歲。坐了大概有七、八分鐘，老師告訴我，他說這樣好了，

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一堂課。星期天上午九點半到十一點半兩個小時，在他家的小客廳，學生只有我一個人，老師也一個人，咱們一對一。我的哲學是這麼學來的，這是稀有難逢。從西方哲學講起，講到中國，最後講到印度，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。我感到非常訝異，我說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尤其佛教給人感覺到的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，多神跟泛神在宗教裡頭屬於低級宗教，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真神，佛教那麼多，給人起了反感，我說它怎麼會有哲學？方老師告訴我，他說你年輕，你不知道，他說釋迦牟尼，他沒有說佛，他說釋迦牟尼，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，他給我詳細介紹，在這個單元講完，我完全接受了，我了解了。老師告訴我，今天佛經哲學不在寺院。我說在哪裡？在經典，你要真正探討這個最高的哲學，你要在大乘經論上下功夫，指出我這條道路。

沒有多久我就認識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他是出家人，他是真正深入經藏了，所以我就離開方老師，親近章嘉大師。大師也是給我，每個星期天給我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。我跟他三年，三年，老人家圓寂了，我非常懷念他。這三年當中，我佛學的基礎完全是在他那裡奠定的。但是那個時候年輕，確確實實對戒律有很深的誤會，對禪定、對般若非常有興趣。為什麼對戒律有那麼困難？我們年輕人的想法跟老人不一樣，我們認為戒律是生活規範，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的生活方式，我們要學它嗎？那些規矩、禮節我們學它有什麼用？所以這個障礙很大。

章嘉大師非常有智慧，善巧方便，他也不要求我，要求我，怕我不耐煩，不來了，離開他，不跟他學了。非常善巧，每個星期天我去親近他老人家，離開的時候他都送我到門口，送我到大大門口，

還要跟我說一句話，「戒律很重要」。他說得很慢，我也沒在意，我們就告別離開了，每個星期都有這一句話。所以他三年老人家圓寂，我就想想，我三年他教我了些什麼？我學了些什麼？這一反省，戒律很重要這句話就記起來了，就讓我深深去想，為什麼說這麼多遍？真的重要嗎？什麼道理？

我就認真思考這個問題，想了兩個星期，想通了。怎麼通了？佛法是出世間法，不是世間法。世間法我們知道，三代夏商周的禮都有修訂，適合於現前的社會，國家的大法，憲法，過若干年也要修訂一次，佛家的戒律為什麼永遠不修訂？這就是告訴我們它是超出世間的，超越六道輪迴，超越十法界，不能改，如果一改就去不了，六道輪迴離不開，十法界你也出不去。它是教導我們，第一個，脫離六道輪迴，證阿羅漢果；第二個，脫離十法界，證得法身菩薩的果位。因此，佛的戒律是性德，它不是從阿賴耶裡面變現出來的，它是從自性裡面的。自性不生不滅，自性不增不減，自性是真常的，就是永恆的，永恆不變。我們把這個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這才開始看戒律的典籍，我看得不多，根本的東西自己就能夠掌握住。

淨土也非常難信，我學佛六十三年，差不多三十年之後我才真正相信淨土。最早的時候，三十歲的時候，懺雲法師把淨土宗介紹給我，我沒有接受。我跟李老師十年，老師至少也有六、七次很認真的勸我修淨土，我也沒有接受。我是很頑固的一個人，把我說服是很不容易。我怎麼相信淨土？講《華嚴經》。第一次講《華嚴經》，講了一半，也講了不少年，大概有十幾年，講了一半。突然有一天想起來，我們最佩服的、最敬仰的是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，這是沒話說的，無比的尊敬，我們就想到文殊、普賢學什麼法門？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五十三參，善財是文殊的得意門生，他學什麼？

仔細到經典裡面去查、去找，平常大意沒看出來，這細心去找，原來在《四十華嚴》第三十九卷，文殊、普賢都是發願求生極樂世界成就的。讓我們感到寒毛直豎！回過頭來再看五十三參，善財童子第一參訪的善知識德雲比丘，他修什麼法門？他修般舟三昧，專修淨土。給善財說法，說了二十一種念佛法門，二十一是表法的，不是數字，代表圓滿，也就是一切法門都歸淨土。我們看到最後第五十三參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我是在這個地方相信了，接受了，對於懺公、對於李老師無限的感謝，他們教我是正確的，是我自己智慧不夠。

戒律，就明白了，戒律比什麼都重要。戒律從哪裡學起？我們依靠最高的指導原則就是淨業三福，大家都很熟的。淨業三福第一條是根本戒，戒律的大根大本，跟中國傳統文化完全相同。戒律學不成功，你沒有根，根是什麼？根是孝親尊師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這個是戒律的根。如果沒有這兩個根，戒律你學的都是表面的，表面的樣子，實質上你得不到。由此可知，戒律多困難。我還有沾一點點邊緣，對孝順父母、尊重師長我還能做到。我三個老師，方東美先生為什麼他特別給我開課，不讓我到學校去旁聽？那是我對老師的尊重、恭敬他看出來了。只要是孝親尊師，這個人可以教，能教得好，他肯學，老師不會放棄他的。如果沒有孝順父母，沒有尊重老師，那聽課旁聽就可以了，用不著單獨來教，這個道理要懂。我跟古人比，跟我上一代的比我不及格，我的孝敬大概只可以打三十分，我自己給自己打分數；古人要有七、八十分才能成就，我只能有三十分。為什麼老師看重我？現在沒人幹了，現在學校的學生大概只有三分，我三十分比他強多了，所以老師會看重我。要跟他那一代的標準，我不及格，我自己很清楚。所以對老師的恭敬，老師能看得出來，這是真正有孝敬，這個人可以造就，可以學習

。這是老師取學生的標準，我們沾這點光。

現在我們再去找別人，找不到第二個。我在國外弘揚佛法，緣很殊勝，但是很辛苦，就一個人，孤家寡人一個。每次回到台灣，我去看李老師，我都向老師請求，希望老師多培養幾個學生，我們有同學互相協助。我講了十幾遍，老師聽厭煩了，最後一次，老師說，你替我找學生，我來教。我以後再不敢講話，為什麼？找不到，到哪裡去找？太難太難了。沒有根基的人，縱然學會了，敵不過煩惱的誘惑，財色名利，你能放下嗎？多少人中途變節，背師叛道，多！什麼原因？不能怪他，他沒有扎根，他沒有受過扎根教育，煩惱習氣重，怎麼能敵得過。我們有這個根，根不夠深，跟古人比不夠深，但是有這個根，每天讀經、講經不中斷，才能夠保住這一點。如果三個月不讀經、三個月不講經，我也敵不過財色名利的誘惑，那個力量太大了。我很清楚，所以對於禁不起誘惑的人變節了，我能原諒他，我了解。為什麼？這個關太難了，非常不容易突破。財色名利哪個不要？高名厚利，很快就變心了。

所以愈想就是戒律重要，從哪裡學？從孝親尊師，完全遵守淨業三福的教誨。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」落實在《弟子規》；「慈心不殺」落實在《感應篇》，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。最後，有了這個基礎，有了儒跟道的基礎，再修十善業不難。為什麼十善業那麼難做到？沒有儒的根，沒有道的根。所以我把這第一條，淨業三福第一條，儒釋道的三個根，根本教育，決定不能疏忽。無論學什麼戒律、學什麼方法都要從這扎根，這是人天佛法，沒有出世。出世，第二，有這個基礎才能夠學佛，就學第二條，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。最低限度要把沙彌十戒二十四門威儀做到，這一條沙彌戒在家人可以修。紮這個根，然後信願持名，求生淨土，決定能夠往生。

早年我在美國，遇到了黃念祖老居士，我們的緣在美國結的。他一生到美國只去過一次，住了一個月，我們碰到了。這個老人非常難得，通宗通教，顯密圓融，他是密宗的金剛上師。他到這個世間來，也是有使命來的，就是為做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這《大經解》他註的。那個時候這本書剛剛完成，我是第一個看到的，他只帶了一本，手寫的稿本，在美國複印出來，送了我這一套，我是第一個看見的。我看了之後非常佩服，在海外講《無量壽經》，用夏老的會集本我一個人，在國內也只有他一個人，所以我們兩個碰到了無量的歡喜。

他就勸我成立淨宗學會，淨宗學會是夏蓮居老居士提倡的，國內沒有這個緣，希望我在國外建立。那個時候我在美國、加拿大總共差不多有三十多個淨宗學會，我寫了一個緣起，提出行門五科，這就是戒律。五科第一個，淨業三福，最高指導原則；第二，六和敬，三福、六和；第三個，三學，戒定慧三學；第四個菩薩六度，六波羅蜜；第五個，普賢十願。很好記，大家都很熟悉。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一定要與這五科相應，與五科相違背的決定不要去做，不要去想、不要去說、不要去做，這就對了，我們就守這個戒。真正能守的還是不多，我們只能勸，不能勉強。現在人，社會上提倡的自由開放，不能侵犯他的自由。所以我們只說出來，勸導大家，他真聽懂了，願意做，好；聽不懂，不願意做也好。好在哪裡？阿賴耶識落下好的種子，這一生不能成就，來生後世遇到緣也能成熟。總是佛法，無論對什麼人，有利沒有弊。

今天我們能夠請到果清律師到此地來，為大家傳授戒法，稀有難逢，這是我們根本不敢想像的。我們遇到了，他前年來看我，我非常歡喜，我們三十年沒見面了，有這麼好的成就很難得。希望這個根不能斷，也有不少同修非常認真的學習，來繼承這個法脈。我

在早些時候，幫助斯里蘭卡建立佛教大學，我給佛教大學建議，一定要開戒律學院，五年畢業。要上這個大學的人，先要進戒律學院，五年學戒之後，才可以學你自己希望學的，或者是賢首的華嚴，或者是法華，或者是唯識法相，你學一個宗派、一部經論。戒律在先，佛法才能復興，如果把戒律丟掉之後，學的東西是知識，不是智慧。海內外許多大學我去參觀過，我去看漢學院，看有中文，學習中文的，特別是學習中國古時候這些經論的，都是知識。甚至於他們學習，是把它當作中國古文化來學習，現在沒有用，這就非常非常可惜！

今天對中國文化認識最清楚，真正透徹、真正了解的是英國湯恩比博士，這是第一。第二個也是英國人，羅素。其他的都比不上，我們中國人沒有人能超過他們。我看了他們的一些資料，我非常佩服、非常尊重，我也蒐集一些給我們同學們做參考。現在我看到一本書，日本人寫的，這是個有心人，他把湯恩比的著作，他著作很多，從他著作、從他的談話，在報紙上發表的、雜誌上發表的，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些文字，統統編成一本書。我們就是希望這個東西，居然日本人替我們做出來了，我看到這個書，這個書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，湯恩比過世三年，用日本文寫的，這是好東西。我們讀了這個書，對自己傳統文化就有信心，對傳統文化救國家、救全世界都能產生堅固的信心。這個書我印了有幾份資料，帶來了，我會供養給老和尚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謝謝大家。